

R
I
V
E
R

O
F

S
T
A
R
S

星河



【加拿大】盖伊·加夫里尔·凯著 刘壮译



重庆出版社
重慶出版社
重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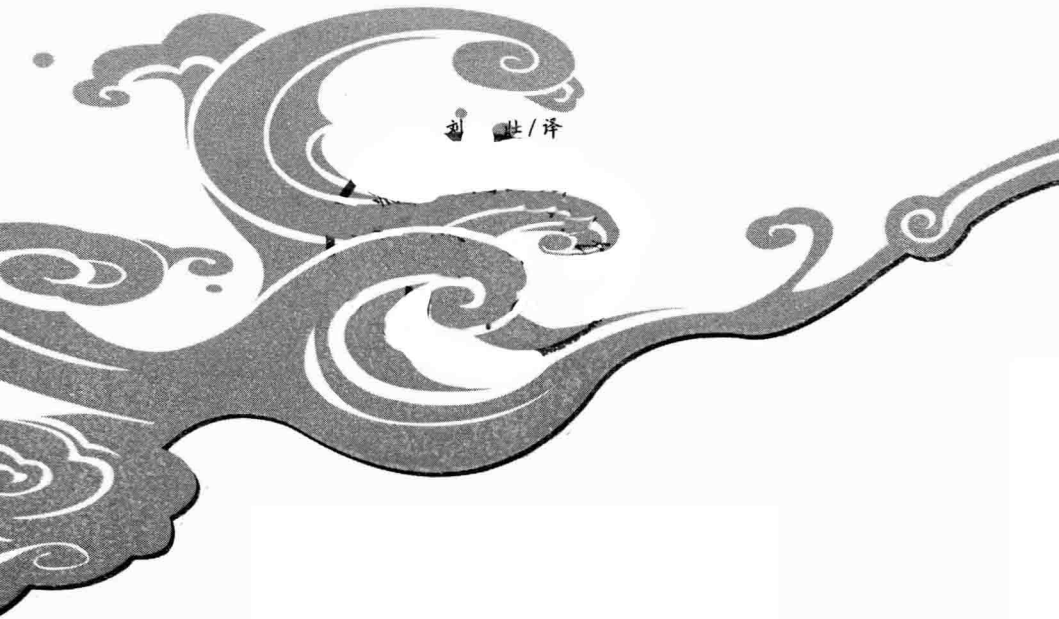
RIVER OF STARS

星河

Guy Gavriel Kay

【加拿大】盖伊·加夫里尔·凯/著

刘 壮/译



RIVER OF STARS © 2013by Guy Gavriel Kay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c/o Trident Media Group,
LLC,41 Madison Avenue, 36th Floor, New York, NY10010, U. S. A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Chongqing Tianjian
Cartoon &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.,Ltd.

ALL right reserved.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24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河 / (加)凯著;刘壮译. —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229-08212-3

I.①星… II.①凯… ②刘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4338 号

星河

XINGHE

[加拿大]盖伊·加夫里尔·凯 著 刘 壮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出版策划: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邹 禾 肖 飒 陈 星

责任校对:刘小燕

封面设计:破 晓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16.5 字数:455千

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212-3

定价:55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部

第一章

晚秋时节，清晨。天有些冷，雾气从林子里的地上升起，笼上一丛丛翠绿的竹林，掩蔽了声音，遮住东边的十二峰。路边的枫树，叶子已经变了颜色，或赤或黄，片片落下，盖了一路。镇子边上的庙里敲起钟来，声音缥缈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附近的林子里有老虎，幸好为数不多，而且只有晚上才出来打猎，这会儿还没饿。盛都的老百姓都怕老虎，老人家还给虎仙上供。尽管如此，百姓每天还是要进林子里砍柴打猎，除非已经知道老虎就在这附近。每到这时，大家就会被本能的恐惧所攫住，地也不耕茶也不采，直到大伙儿千辛万苦，甚至豁出人命，把老虎打死。

这天清晨雾蒙蒙的，病恹恹的太阳光虚弱地照进竹林，透过叶子漏了下来：林子里一片暗沉。男孩一个人在竹林里，气鼓鼓地挥舞着自己做的竹剑。

他生气委屈已经半个月了，在他看来，自己有的是理由如此。比方说，自己的生活已经彻底毁掉了，就像番子洗劫过后的市镇。

不过，这会儿他正在想别的事情。他想知道，要是发起怒来，竹剑是舞得更好还是更糟，还有，射击也会受怒气的影晌吗？

男孩练习的这个套路是他自己发明的，这是个测试，是训练，也是磨砺，绝不是小孩子玩意儿——他也不是小孩子了。

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这里。兄长肯定不知道，不然的话，他早就跟来嘲笑他了——兴许还会把竹剑弄断。

男孩需要完成的挑战包括：快速往返跑；用全力挥舞这把过长——也过轻——的竹剑；控制力道，劈砍、突刺，却不让剑碰到隐藏在四周雾气里的竹子。

他已经在这里练习两年了，用坏——或者说，弄断——的木剑不计其数，横七竖八地丢在周围。地面高低起伏不平，男孩把断剑丢在这里，好增加训练的难度。真正的战场上一定少不了障碍物。

男孩比同龄人都要成熟，严肃而自信，下定决心要成为盖世英雄，要力挽狂澜，为这日渐沉沦的世道赢回昔日的荣光。

男孩是家里的次子，父亲是盛都县衙门里的书吏。盛都县在奇台帝国第十二王朝的西部边陲，也就是说，男孩心中的远大志向，在如今这个世道里，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。

而另一件事的发生，更是让男孩梦想落空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半个月前，县里唯一一位教书先生把自己的私塾“映潭山书院”关掉了。他去了东方（向西也没有去处），去奔自己的前程，或者说，至少给自己找碗饭吃。

私塾的学生很少。先生同他们讲过，他其实可以当个圣道教的道士，做做法事，跟孤魂野鬼打交道。先生说这里面都有讲究，还说如果参加科举考试，最后没考上进士，干这行倒也算是个营生。说这话时，段先生一脸苦相，看起来像是在替自己辩解。

这些东西，男孩一直都没办法理解。他当然知道世上有鬼魂，可他从没想过先生也懂这些。他不知道段龙是不是真的要干这一行，也不知道这么说是出于愤怒，还是在跟学生开玩笑。

但男孩确切知道的是，自己没办法继续学业了。而少了课业和好的先生（更别说其他一大堆东西），就根本没资格参加州府组织的科举考试，更别说考试及第了。而如果最初的考试都不能通过，他的那些雄心壮志——上京师考进士——全都会化为泡影。

至于树林里的训练，那些激烈而明亮的梦想，想要从军施展抱负、恢复奇台旧时荣光……唉，梦还是留着晚上做吧。如今的他，完全看不到出路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学习领兵打仗，如何为奇台的荣耀而生甚或死去。

如今年景不好。今年春天，天上出现一颗扫帚星，紧跟着，夏季一场大旱肆虐北方。这些消息翻过群山，渡过大江，慢慢传到泽川路来。大旱，加上西北的战争，这一年很难熬啊。

整个冬天一直干旱。而在往常，众所周知，泽川的雨水非常多。夏天，地面上腾起湿气，树叶上的雨水怎么也滴不完，衣服被褥晒都晒不干。秋冬两季雨水会少一些，但绝不会停下来——那是平常年景。

可今年不是“平常年景”。春茶收成就很惨淡，让人绝望，稻田菜地也太干了。到了秋天，庄稼长得稀稀拉拉，看得人心惊肉跳。税赋还一点儿都不减。朝廷打仗，官家^①需要钱。这些事情，段先生也讲过，有时候他还会说些莽撞的话。

段先生一直督促他们学习史书，同时又告诫他们不要被史书奴役。他说，写历史的人，全都有一股热情，就是要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

他对学生讲过新安，数个辉煌朝代的都城，人口曾经达到两百万，可如今那里只有大概十万人，七零八落地在瓦砾堆中生活。他还说过塔古，在他们西边，隔着重重关隘，很久以前，曾是一个可与奇台匹敌的帝国，强悍、危险，盛产骏马，如今只剩下一些挣扎求生的藩国，以及建得跟要塞似的寺院。

有时候，放了学，段先生会同年纪稍长的学生们坐在一起，一边喝着学生敬他的酒，一边唱歌。他会唱：“一朝兴，一朝落，奇台百姓多苦厄……”

有几回，男孩拿这些事情向父亲求教，可父亲为人一向谨慎，对此并没有发表看法。

茶叶歉收，没有收成交给官府，以换回大江下游的米、盐和麦子，今年冬天，百姓要挨饿了。官府的粮仓本该存满粮食，遇上坏年景就开仓放粮，有时候还要免去税赋。可官仓一向是要么无粮可放，要么放得太晚——庄稼一歉收就是这样。

往年茶农都会截留一部分本该上缴茶司的茶叶，翻山越岭，运到关外贩私茶。而今年秋天，就算男孩再聪明，学东西再快，就算孩子父亲再重视学问，家里没有余钱，也没有私茶可贩，孩子的束脩已然是交不起了。

读书习字，吟咏诗词，学习卓夫子及其弟子的经典……这些学问再了不起，饥荒要来时，一切都得放到一边。

而这又意味着教书先生的生活将无以为继——哪怕他都有资格参加京师里的科举考试。段龙曾经两赴汉金参加殿试，之后便放弃

^①对皇帝的俗称。

了，回到西部老家——无论水路旱路，都要走上两个月——自己办了个书院。来这里读书的都是男孩，长大了想当个乡书办，若是天资颖异，没准儿还能高中进士。

有了书院，这里的人起码就可以参加州试，如果州试通过，他没准儿还能前往京师，参加段龙参加过的殿试。如果殿试及第，他就可以一展“经时济世”的才能，入朝当官——可是段龙并无“经济之才”，不然他怎么回泽川了？

或者说，回来过，直到半个月前。

段先生的突然辞别也是男孩又愤怒又绝望的原因之一。那天他送别先生，眼看着他骑上一头白蹄子黑毛驴，踏上土路，一点点远离盛都，去了外面的世界。从那以后，男孩心情便一直很糟糕。

男孩名叫任待燕。大家都叫他“小待子”，如今他极力让别人别再这么叫他，哥哥却大笑着表示拒绝。当哥哥的都是如此，待燕就是这么想的。

从这几天起，天开始下雨了。虽然来得太迟，但倘若一直不停，来年春天就还有一丝盼头——如果能熬过今冬的话。

坊间已有传闻，说如今乡下的女孩一生下都会被淹死，这叫“洗婴”。此事有悖王法（段先生则说，这并非一向违法），连这种事情都发生了，接下来还会怎样，也无须多言。

待燕听父亲讲，等到连男婴也丢进河里，境况就真的不妙了。父亲还说，最糟糕的情况，有时候，真的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了……父亲用手比画几下，没有说完。

待燕觉得自己明白父亲的意思，却没开口问。他不愿去想这些。

清早又湿又冷，风从东边吹来，大雾漫天漫地，男孩在竹林里舞着竹剑，劈砍、突刺。他想象自己如何对着哥哥连连出招、招招命中，又想象自己在北方同祁里人作战，那些番子头皮精光，刘海蓬乱，而他置身其间大杀四方。

关于怒气对剑术的影响，他的结论是：发怒能让动作变快，但少了些准头。

有得必有失。速度快了就不好控制，其中的差异需要好好拿捏。这跟射箭不一样。射箭最要紧的是准头，不过面对一群敌人时，速

度也十分关键。他弓箭用得相当出色，不过想当初，奇台民风尚武，人们认为宝剑远比弓箭高贵得多。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番子——像祁里人和萧虏人——都擅长骑马射箭，射完了就逃走。像一群懦夫。

哥哥不知道他有张弓，不然早就以家中长子的身份据为己有了。然后他肯定会把弓搞出毛病来，要不就彻底弄坏掉。弓需要小心保养，而哥哥任孜显然不是这块料。

这弓是先生送给待燕的。

去年夏天，下午放学后，只剩下他和段龙两人，先生解开一个素色的麻布包袱，取出这张弓送给他。

先生还送给待燕一本书，介绍怎样给弓上弦，怎样保养，怎样做箭杆和箭镞。如今就连这里都有书，这是第十二王朝有别于以往的地方。这一点，段先生说过好多次：有了雕版印刷术，只要你识字，就算在这样的偏远县城里，都有印刷出来的诗集和圣贤书看。

也正是印刷术，让段龙自办书院成为可能。

先生送给待燕一张弓、十二个铁箭镞，还有一本书。这是一份私人馈赠。待燕知道该怎么把弓藏好；等看完书，还要学着造箭。在第十二王朝，好男不当兵，这他知道。他一直都知道。

这种事情，光是想想就够丢人的。奇台军队里都是些走投无路的农民。一家农户有三个男丁？一个出去当兵吧。奇台拥有雄师百万，考虑到最近又在打仗，这个数字应该还有更多。不过自从经历了三百年前那次惨绝人寰的教训，人们都明白——清清楚楚地明白——军队该由朝廷掌控，而要想光耀门楣，就只有考取功名、入朝为官一途。想当兵，还想打仗，但凡知道一点家族荣耀，也该明白这是有辱先人的事情。

如今的奇台就是这样。

当年的“荣山之乱”，让四千万黎民死于战祸，奇台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随之陨落，帝国的大片疆土和繁华都市也因此成了白地……这些都足以颠覆人们的思想。

当年的新安城，光华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眩晕，如今却是一座规模远不如前的伤心之地。段先生跟学生讲过，那里如今处处残垣断

壁，街衢不通，运河淤塞、臭气熏天，大量房屋被焚，广厦无力重建，花园和市场杂草丛生，庭院里甚至有虎狼出没。

连城外的皇陵，都早就被人盗掘过了。

段先生去过新安。他说，那地方去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。新安城里有的是冤魂怨鬼，有的是瓦砾垃圾，牲口在街上随处可见，再有就是不知何年何月的大火留下的废墟。城中拥挤不堪，而在当年，这座城里的宫廷足以照亮整个世界。

段先生说，如今这一朝，本质上与河流多有相似，其源头就是很久以前的叛乱，流淌至今，变成了这个第十二王朝。有的瞬间，不仅能改变一时境况，就连后世都要受其影响。当年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，如今早就被番子切断了。

于是奇台帝国的贸易市镇里，汉金城的朝堂之上，再也不见西域的珍宝财富，再也不见传说中金发碧眼、音乐魅惑的舞女。象牙没有了，翡翠没有了，西域的瓜果也没有了。商人也不见了，而在当年，他们会带着银币来到奇台，换成丝绸，用骆驼驮着，穿过大沙漠，回到西方。

当天子光照四方，奇台第十二王朝国祚昌隆，却已无力统御全天下了。时移世易了。

这些，段龙在放学后都跟学生们讲过。他说，在汉金的朝廷上，人们还会说“豫大丰亨，国运昌盛”之类的话，科举考试考的也不外乎这类“圣人当如何以夷制夷”的东西。

就连跟祁里打仗，奇台人好像也都没赢过。召集农民组成军队，虽然规模庞大，却训练无方，就连战马都没多少。

上完一天的课，先生就一边喝着酒一边说，北方还有个更危险的萧虏帝国，奇台每年要对萧虏输捐两次，朝廷称之为“岁赠”，说这是给萧虏的赏赐。可光名头好听能改变什么？这是拿银两和丝帛买来一日苟安。帝国虽依然富庶，却已然——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疆域上——日渐萎缩。

这都是些危险的言论。他一边让学生替自己斟酒，一边唱：“山河沦丧……”

任待燕今年十五岁，夜里做些驰骋疆场的梦，清早在竹林里挥

舞竹剑，想象自己如何统帅大军收复失地。这些都只会存在于年轻人的脑海中。

先生说，在汉金，无论是大殿上还是园林里，没有一个人肯打马球，磨砺骑术。而当年在新安，无论是皇家园林里还是城中草场上，打马球的都大有人在。如今的文官缠着朱砂或赭红色的腰带，既不会互比较量马术，也不会比试刀剑，更不会引以为傲。他们会刻意留起左手小拇指的指甲盖，以显示自己对这些玩意儿的不屑。他们还拼命打压武官的地位，如今掌握兵权的都是文官。

男孩任待燕记得，自己就是在头一次听到这些事情之后，才自己动手做剑，还一有机会就来小竹林。他甚至孩子气地发誓，要是自己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，他决不要留小指指甲盖。

男孩读诗词，习经典，还跟父亲切磋学问。父亲性情温雅，学识广博，处事谨慎，即便如此，他却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去考取功名。

男孩知道，段先生十分苦闷，第一次来私塾上课时便看出来。男孩在家中排行老二，父亲在衙门里当差，在几个书吏里当个头头。他天分极高，又肯努力，没来书院的时候就会写一手漂亮字，将来没准儿能在科举一途有所成就，这是父母对他的期许。家里能养这么个好儿子是件很骄傲的事。将来一家人都能跟着享福。

这些待燕都明白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就一向观察敏锐。如今他长大了，就要告别童年了，也依然如此。实际上，就在今天早些时候，他的童年，就结束了。

几杯米酒下肚，先生就开始吟诗或者唱歌了。这些歌情绪哀伤，唱的都是两百年前萧虏帝国侵占北方十四州——十四故州——的往事。这十四州都在如今已成废墟的长城南边。先生说，城墙如今毫无意义，狼群在长城两边随意穿行，连羊都能到城墙那边吃草，吃饱了再回来。先生的歌里满是收复失地的渴望，听来让人心碎。因为沦丧的国土上，躺着奇台奴颜婢膝的国魂。

于是这些歌曲广为传唱，尽管传唱这些歌曲十分危险。

奇台第十二王朝文宗二十七年，这天上午，泽川路洪林州盛都县的县丞王黻银，心里的不痛快简直无以言表。

他倒并不是怯于“言表”（面见知县大人时除外。知县大人家世显赫，总是让他惶恐不安）。可这信使来得太不是时候，而他又只能照章办事，毫无搪塞的余地。何况，公署里也没有别人可供差遣——实际上，这才是最要命的。

奇台有一整套烦琐、僵化的官僚体系。不管在哪个衙门，只要有人来报命案，不管这人是谁，是哪个村子的，官署都必须依照章程采取措施。

押司要从县衙动身，由五名弓手护送着前往发生命案的村子，倘若当地百姓出现骚动，他还得维持当地的秩序。他要展开调查并且上书报告。如果报案人过了中午才来，那他可以第二天清早再上路；不然就得当天出发。尸体烂得很快，嫌犯会逃走，证据也可能消失。时间不等人啊。

要是押司正好有事不在——就像今天这样，那就得县尉带着五个弓手亲自出马了，出发的时限都一样。

倘若县尉，不管是以什么理由，碰巧不在或者不想去（他确实不想去），那县丞就得亲自前去审讯调查等等。

也就是说，这差事就轮到王黻银头上了。

规定白纸黑字，写得明明白白。不遵循法度就要挨板子，还要被降职。倘若上司不喜欢你，或者想找人顶个渎职的问责，你还有可能受到革职处分。

考取进士，为的就是入朝当官。当上县丞，就算是偏远荒凉的西部，也是通往汉金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，这条道路的终点，就是权力的中心。

这条路很容易走错，又绝不容许你有一步走错。朝廷里派系林立，互相倾轧得厉害，你不能选错边站错队，也不能交错朋友。当然，县丞王黻银在朝廷里还没有朋友。

衙门里今天有三个文书吏，看公函，整理档案和税收账目。都是本地人。之前一幕他们几个都看见了：一个农夫骑着毛驴，浑身泥水，慌慌张张地进了衙门——没到中午。然后就听他说，关家村有人被杀了。要去关家村，得骑着马往东，朝十二峰的方向走上将近一天，而且道路崎岖，十分危险。

可能还不止一天。王黻银心想，这就是说，今晚得在外头过夜了：在路边找个湿漉漉的、没有地板、跳蚤老鼠乱窜的窝棚，跟牲口住在一个房檐底下，晚饭只有一把糙米、一口淡茶和一点酸酒，也许连酸酒都没有。夜里寒凉，屋外还有老虎和山贼的吼叫声。

唉，山贼倒不大可能大吼大叫，王黻银一向吹毛求疵，他这样纠正自己，可即便这样……

他看看天，苍白的太阳正从浓雾里现身。昨晚一夜细雨，老天开恩，头三个晚上都下雨了。不过这几天天气很舒服。这会儿，毫无疑问，也还是上午，那几个文书吏都知道规矩。

两天前，押司去了北边山里关隘，沿路处理一些到期的税收事务。这种事情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他带了八个弓手。按规矩只能带五个，他说多带几个人，为的是锻炼新手，可在王黻银看来，他是胆子太小，多带点儿人是怕丢了性命。西部乡野之间盗匪成患，这让百姓对官府征税愈加厌恶。其实土匪强盗哪儿都有，越是世道艰难匪患就越多。西来赴任的路上，王黻银看过一些介绍如何对付匪患的文章，可一下车，他就发现这些文章全都没用。对付匪患，你得有兵，有马，还得有情报。可这里一样都没有。

连个县尉都没有。王黻银有时候会这样想。

县尉带着自己那五名弓手去五雷观了。五雷观是圣道教的道观，县尉大老爷每个月都要拿出三天时间，去道观里修仙悟道。

县尉似乎很久以前就从知县大人那里获得了这份特权。王黻银完全想不出他是怎么办到的。不过据王黻银了解，五雷观旁边还有个道观，县尉的修道方式就是跟那里面的众女冠（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）一起厮混。

王黻银嫉妒得牙痒痒。他被朝廷派来这里任职，夫人非常不高兴。夫人不仅家世比自己好，而且老不忘提醒这一点。一年多以前，还在赴任的路上，她就明白告诉王黻银，自己有多不情愿跟他来这儿。而这一年里，她一直唠叨个不停，就像雨水顺着他们逼仄住处的房檐流淌下来，让人心烦。

盛都只有一间歌楼，对于熟知京师花街柳巷的人来说，这里的酒菜让人欲哭无泪。王黻银薪俸不多，养不起小妾，也没指望着能

去五雷观隔壁悟道。

他的日子过得很苦。

衙门口有道水槽，他看见那个报信的牵着驴过去饮水。他自己就挨着驴站着，也埋着头，跟驴一块儿喝水。王黻银一敛容，端正衣领和袖口，迈步走进衙门。

他问主事的文书吏：“还剩几个弓手？”

任渊起身作揖，他一向礼数周全。包括任渊在内的文书吏只是本地胥吏，不算真正的“朝廷命官”，往前数二十年，那时还没开始变法，文书吏必须是本地大户，要在衙门工作两年，还领不到薪俸。

后来，太师杭德金力排众议，推行“新政”，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。新旧党争只是庙堂争斗的一部分，直到今天，仍旧有人因此仕途尽毁或遭到流放。王黻银有时候会大逆不道地想，换个角度来看，当初被外放到西部来当官也不赖，最近这些日子里，汉金城里的争斗会要人命的。

“回大人，还有三个弓手。”任渊答道。

知县冷冰冰地说：“我要五个。”

“按律大人可以带四个人。如果需要，大人只消打个报告就好。”

说话的是任渊手下管税务的乡书办，说话也不站起来。王黻银不喜欢这个人。

“我知道。”其实是忘了，“可罗峰啊，眼下总共才三个人，你说这个有什么用？”

三个文书吏只是看着他。苍白的阳光透过敞开的门窗照进房里，舒服多了，这才是秋天的样子。王黻银很想用棍子抽谁一顿。

他忽然有了个主意。

之所以冒出这个主意，是因为王黻银此刻正一肚子火，是因为他确实少一个保镖，也是因为任渊正好站在对面，靠着桌子，抄着手，低着头，头发斑白，破旧的黑色喷巾上别着簪子。

“任渊哪，”他说，“你家公子在哪儿？”

任渊抬起头，看了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，王黻银看在眼里，心中一喜。他在担心。“大人，任孜和劳押司一起出差了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任家的长子正在衙门里学着当差。出去收税，身

边就得带几个壮小伙子。最后任孜能不能留在衙门里，全凭王黻银一句话。这个年轻人算不上机灵，不过当个差役也用不着多聪明。即便已经实行新政，文书小吏的薪俸还是很低。不过身为胥吏，有一个福利就是能把儿子也安排进公门里当差。如今的世道就是这样。

“我说的不是他，”王黻银深思道，“是你家小儿子。我想带上他。他叫……什么来着？”

“待燕？大人，他才十五岁，还是个学生啊。”

“早就不是了。”王黻银面带愠色地说。

在这里教书的段龙，王黻银以后会想他的。他俩算不上朋友，不过盛都县里有个段龙……也算是一件好事吧。这一点就连王夫人都同意。段龙有学问，知礼数，尽管有时略显刻薄。他通晓历史，颇有诗才，显然还在汉金生活过，还对县丞十分恭敬，因为他两次科举落榜，而王黻银只一次便金榜题名。

“王大人，”任渊又作了个揖，“犬子难成大器，我是想他将来在衙门里当个跑腿送信的，或者当个文书。可小子年岁太小，还不敢劳烦大人……还是过两三年再说吧。”

另外两个乡书手都在侧耳倾听。上午的沉闷接连被打破了，先是关家村命案，然后是这个。

衙门里雇了四个信差，有时候会再雇一个。门外现在有两个，正准备把消息传遍县城。任渊一向通情达理，他对儿子的安排也一样合乎情理。

可让县丞如此愠怒的并非这些，而是自己要骑马出去、在荒郊野岭里熬过一晚，到最后却只有一具尸体等着他。

“这都好说，”王黻银谨慎地说，“不过现在我另有安排。他会骑马吗？”

任渊眨眨眼，他长了一张长脸，脸上长满皱纹，神色焦虑。“骑马？”

县丞疲惫地摇摇头。“对。派人去找他，叫他带上出门的物事，要快。还有弓，”他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叫他把弓也带上。”

“弓？”任渊无助地说。

他的语调暴露了两件事情：第一，他现在明白县丞想干什么了。

第二，他知道待燕有张弓。

王黻银知道此事，是因为他职责所在，必须做到消息灵通。而父亲也自有手段，掌握儿子自以为无人知晓的秘密。

消遣过了，官威也摆过了，县丞大人很想笑。可是他夫人早就说过，他笑起来的样子像是犯了胃病。于是他只是摇了摇头。

“令公子一直在练习射术，想必你也知道，”他忽然想起一事，“说真的，当初段先生一定知会过你，说想要把弓送给贵公子吧。”

他说对了。看任渊的表情就知道了。王黻银依然很沮丧，不过看看手下文书一脸担忧的样子，他多少还是找到一点消遣了吧。哈，一点没错！要是他任家孩子出这趟门会有危险，那我王黻银此去就不危险了？光想想就有气！

王黻银心想还是该宽大为怀，于是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这也是让他长长见识，何况，我确实得再找个弓手啊。”他转身对第三个文书吏说：“派人把那孩子找来。他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任待燕。”孩子的父亲静静地说。

“去找任待燕，不管他在哪儿，叫他过来。跟他说，衙门里用得着他，叫他把段先生的弓一并带来。”知县大人终于忍不住微微一笑，“还有箭，也带上。”

信差找到他时，他正穿过农田，从竹林往回走。从那时起，他的心就一直跳得厉害。

不是因为害怕出远门。骑马出城，临时充当保镖，保护县丞大人，为帝国维持一方秩序，十五岁的半大小子才不会害怕这些。怎么会怕这个呢？

他怕的都是些小孩子担心的事情：他怕父母不同意这趟差事，怕父母气他有事瞒着自己——藏弓、造箭、练射术、清早舞剑。

结果，他们原来早就知道了。

段先生似乎在送他礼物之前早就跟父母说过了。他介绍说这是想让待燕变得独立，有朝气，指引他在精神上有更均衡的发展，让他更加自信……这些都关乎他将来科考成败，甚至关乎他的仕途。

待燕和信差急匆匆地跑回去，留信差在外面等着，自己进到屋